

新學堂
船學
PDG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嶽觀宮莊

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伯方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

一起玄默敷牂牁盡闕逢沼灘凡三年齊宣德太后詔蕭衍自建安郡公進爵梁公衍

志也尋進爵為王尋受齊禪國因號曰梁

高祖武皇帝

諱衍子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出淮陰令

整三世至順之順之於齊高帝為族弟帝順之也接通鑑武皇帝紀凡十八卷以一

帝之下合有一字

天監元年

自是年三月以前猶是齊和帝中興

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

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勞力到翻

大司馬銜下令凡

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

餘皆禁絕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銜解

承制

銜承制見上卷上年斃解之以覘人心朝直遙翻

己亥以寧朔將軍

蕭吳監南兖州諸軍事易銜之從父弟也

易兵末翻易與帝同

祖治書侍御史道賜監工銜翻從才用翻

壬寅進大司馬銜都督中外

諸軍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

上時掌翻

己酉以大司馬

長史王亮爲中書監尚書令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

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

陵王西邸

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二年守式又翻任音壬昉分兩翻意好敦

密敦厚也好呼到翻

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

衍錄尚書其錄

約爲驃騎司馬

爲衍驃騎大將軍府司馬驃匹妙翻騎奇

寄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朓國子

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

齊明帝建武初胤胤皆棄官去胤敷尾翻先悉薦翻

衍奏徵爲軍諮祭酒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

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

古異不可以溇風期物

溇風謂溇古之風也

士大夫攀龍附鳳

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

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

讖楚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

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易曰謙大尊而光

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沔彌

充翻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

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

之封遺之子孫復扶又翻下無復豈復同遺唯季翻若天子還都公卿

在位則君臣分定分扶問翻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

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

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

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將攜也挾也領也休文沈約字也雲出語

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語牛倨翻先悉薦翻大

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

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

光閣外但云咄咄江南禁中有壽光省咄當沒約出

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處之以尚書左雲笑

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縱

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東昏侯永元二年十一月

功臣諸將實有其勞將即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

梁公時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

國相息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凡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去羌

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齊湘東王

寶暉

暉之日翻

安陸昭王緬之子也

緬齊明帝之弟緬彌充翻

頗好文

學

好呼到翻

東昏侯死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

王珍國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寶暉為太常寶暉心不

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暉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

南公寶宏皆殺之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

朝之制

朝直遙翻

於是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

雲為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

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

自沈約至

王茂皆梁國官也見賢通翻

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

增所以畏其志大也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

今明公始定建康

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

左傳

富辰曰女德無極杜預注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累力瑞翻

王茂起拜曰范雲

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

請以余氏賚王茂

賚洛代翻

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

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

以時

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

益梁 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

自進爵爲王巳上凡

詔皆以宣德太后稱制行之

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

嵩桂陽王寶貞

南史齊紀作寶攸本傳作寶脩三王皆明帝之子

梁王將殺

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

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

烏布襦著則畧翻襦汝朱翻短衣也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躡

徒步足無完膚屨居勺翻草履也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

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

投民華文榮家待散待追者散也華戶化翻文榮與其族人天龍

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

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楊州刺史任城王

澄以車馬侍衛迎之任音壬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

悴秦醉翻見者以爲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

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

喪息浪翻衰倉
回翻齊音咨

澄帥官僚赴吊寶寅居處有禮一同

極哀之節

禮居君父之喪極哀
帥讀曰率處昌呂翻

壽陽多其義故皆受

慰嘒

撫而安之曰慰弔生曰
言言與嘒同魚戰翻

唯不見夏侯一族

夏侯之族

本譙郡譙人居于
壽陽夏戶雅翻

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

之為蕭寶寅貴顯於
魏而不終張本

齊和帝東歸

將東歸建康也

以蕭愔

為都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愔徒敢翻
又徒濫翻

荆

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愔厲精為治

治直
吏翻

廣屯田省

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

少詩

照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

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

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齊和帝至姑孰

丙辰下詔禪位于梁 丁巳廬陵王寶源卒 非疾也寶源者

齊明帝第五子 曾陽蠻魯北鸞等起兵攻魏潁州 魏置潁州於汝

陰又潁川郡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

齊和帝雖已至姑孰其地猶在建康之西故曰西詔 帝憲章前代 憲章前代者以前代為法

也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 明謂明也 遣使恭授璽綬

未亡人歸于別宮 古者君薨其夫人在者自稱未亡人使疏吏翻璽斯氏翻綬音弗

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

宮 亮王亮也 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 始改元天

監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

依晉安平獻王故事懿為東昏侯所殺葬不成禮丁今依晉葬安平王孚禮葬之

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做齊初

做齊奉汝陰王之禮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

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降者王降公公降侯省者除其封國省所

梗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備三恪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

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考異曰南史云五月追尊今從梁書追謚

妃郝氏曰德皇后東昏侯末元元年郝氏卒于襄陽郝丑之翻封文武功

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騎音寄翻立皇第

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

刺史偉爲建安王

雍於用翻

左衛將軍恢爲鄱陽王荊州

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州刺史

丁卯以中書

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

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

吏部尚書

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

放遣

解讀曰解一皆放遣一切盡放遣之也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

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

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

沈約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天之報應固不

爽也

上領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

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

沈持林翻

伯禽就摺

殺之

時年十五
摺落合翻

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

參軍及即位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

治直翻既禪位見

遠不食數日而卒

史言齊臣以死殉和
帝者僅一顏見遠

上聞之曰我

自應天從人

曰從人者避皇
考順之諱也

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

顏見遠乃至於此

此言不
可以訓

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

事議贖刑條格

舜典曰金作贖刑注曰誤入而刑出
以贖罪周穆王訓夏贖刑亦以五

刑之辟疑者罰贖至漢文帝令民入粟以贖罪武帝
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蓋自虞及周疑誤

者贖漢則凡犯罪
者皆可得而入贖

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

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以謝沐縣公寶

義為巴陵王奉齊祀

上之受禪也寶義以晉安王降
封謝沐縣公晉志謝沐縣屬臨

賀郡沐食聿翻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

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子恪子範齊豫章王嶷子也祁

陽縣吳立宋屬零陵郡見賢遍翻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天下公器非可

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

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鳩之謂南平王鑠也粗坐五翻朝臣以疑

似枉死者相繼謂顏竣王僧達周朗沈懷文等朝直遙翻然或疑而不能

去去羌呂翻下同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畧見疑而

無如之何此正指疑而不能去者謂齊高帝也卒子恤翻湘東以庸愚不疑

而子孫皆死其手此正指不疑而卒爲患者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我於

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

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

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

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

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五服之親至於袒免則無服矣去羌

呂翻復扶又翻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齊宋禪代

下可復無復同之際帝父順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

之參預佐命

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

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謂齊明帝建武中誅高武子孫我起義兵

非唯自雪門耻亦爲卿兄弟報仇爲于卿若能在建

武求元之世求元齊東昏侯年號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爲亂高武子孫爲正

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

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

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

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況卿

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

無當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

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

官清顯各以壽終史言帝所誅夷者齊明帝之後高帝之後固無恙也詔徵

謝朓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朓數何胤爲右

光祿大夫何點爲侍中胤點終不就 癸酉詔公車

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肺芳

廢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

杜預曰肉食在位者布衣處士

而議朝政謂之橫議橫戶孟翻

若以功勞才器寃沈莫達投肺石函

沈持林翻

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

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

見賢遍翻勗許玉翻勉也

擢尚書

殿中郎到漑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轍爲晉安太

守

杜佑曰宋齊度支尚書統度支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轍子公翻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爲閩

中郡漢武帝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間者頗出立爲治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

安是故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後分治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

求安三年分南部立爲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詳考沈志建安郡則今南劍邵武建

寧之地晉安郡則今福州之地沈
志洪氏隸釋辯之甚詳注已見前二人皆以廉潔著

稱漑彥之曾孫也

到彥之宋文帝將

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

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爲長沙

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爲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

知勸

曾陽蠻圍魏湖陽

湖陽縣漢屬南陽郡晉省元魏後於此置西淮安郡

及南襄州隋爲湖陽縣唐并湖陽入棗陽縣

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

將即亮翻斬魯比驚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

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

比必利翻

閏月丁巳

魏頓丘匡公穆亮卒

謚法貞心大度曰匡

齊東昏侯嬖臣孫

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

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荻炬者束荻爲火炬用也

因運此遂東兵仗於荻中以入燒神虎門總章觀入

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愍侯張弘策觀古玩翻洮陽縣屬零陵郡洮音兆

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上

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少詩詔翻命

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

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擊五鼓晉檀祗破司馬國璠之故智也驍堅堯

翻騎奇寄翻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

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

者伯之手不能書典籤傳其口之所言豫章人鄧繕求與人戴求忠漢會

稽諸暨縣吳
更名未興

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繕爲別駕求忠

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縉居建康

縉于貴翻
蕭寶寅傳作褚胃今

考異曰

從梁

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

書
行下孟翻造七到翻
范雲時爲吏部尚書

絹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

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

饑不已喪亂未可知

喪息浪翻

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

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

邪

晉天文志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
南斗六星天廟也主兵爲于僞翻

今者一行事

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

守式又翻

遂投伯之大見

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

陳伯之濟陰人職官

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晉從公府有長流參軍小府
無長流參軍置禁防參軍顏氏家訓或問何故名治獄參
軍爲長流峇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
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於祀王秋按周禮秋官司
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並乘
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伯之愚闇恣爲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

遣人代鄧繕爲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

驍堅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

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

東境飢流三倉太倉石頭倉及常平倉又按五代史志梁司農卿主農功倉廩統太倉等令又

管左右中部三倉丞東境三具會稽之地說式芮翻復扶又翻下若復同此萬世一時也

機不可失縉求忠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啓卿若復

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處昌呂翻

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

義勇十萬已次六合齊建安王蕭寶寅也時奔魏據宋史六合山在烏江縣界五代

志江都郡六合縣宋齊之秦郡尉氏縣也帥讀曰率下同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

速下見力之見賢遍翻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

使絹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歃血

共盟絹說伯之曰荷下可翻聽讀曰廳軟色甲翻說式芮翻今舉大事宜

引衆望長史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

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觀古玩翻伯之

從之仍以絹爲尋陽太守永忠爲輔義將軍龍符爲

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

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合衆而帥之乘伯

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聽讀與伯之自出格鬪元冲

不勝逃入廬山廬山在江州南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

逃奔盱眙盱眙音怡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

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魏揚州小峴戍主党法

宗党底朗翻姓也杜佑通典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

將軍邾菩薩驤思將翻苦薄乎翻薩桑葛翻陳伯之聞王茂來謂

褚縉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

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

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

卷讀曰捲北向謂北

下攻建康也撲普木翻

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

守尋陽城

引兵趣

豫章攻伯倫不能下

趣七喻翻

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

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緞俱奔魏

間古覓翻

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

慰勞

勞力到翻

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

之官初季連爲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

鄧元起南郡當陽人

都

錄朱道琛有罪

都錄蓋郡之首吏總錄諸吏者也琛丑林翻

季連欲殺之

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

說式芮翻下或

同說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

迎侯道琛請先使檢校使疏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

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

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易以政翻

語牛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

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

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筭之有精甲十萬歎曰

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

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

反收朱道琛殺之史言劉季連阻兵召巴西太守朱

士畧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涪音是月元起至巴西

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

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

者故謂元起從行者先式薦翻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

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

獲必厚謂民多詐疾注之於籍以避征役說輸芮翻元起然之李膺諫曰

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言山民觀

望我德則附否則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

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起疾謂糾之以刻薄民所不堪則是興長

病端一曰起疾謂起詐疾者杜預曰濟益也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

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帥讀曰率

上時掌翻得三萬斛 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

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註舊律王植之集定張杜律見一百三十七卷齊

武帝永明九年濟子禮翻為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

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 上

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五代史志

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

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

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

十律以是為差黃鍾律長四寸七分而伸之為九尺應

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差者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分去一之數也長直亮

翻下 同 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

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

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

差樂有飲聲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鄭譯因琵琶七調以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七均合

成十二律以應於是被以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被皮義翻施以

七聲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罇

鍾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虞古者天子宮懸周禮註云宮懸四面

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懸凡鍾十六枚同在于虞謂之編鍾特懸者謂之罇鍾爾雅曰大鍾謂之罇

編磬亦十六枚而同虞先悉上始命設十二罇鍾各

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虞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建鼓

大鼓也少昊氏作之爲建鼓之節去羌呂翻

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

公不自晉陽來赴

此太和二年事

遂留洛陽不年八十餘

歷事六世

丕拓跋翳槐之曾孫從世祖臨江歷景穆文成獻文孝文及今主凡六世

位極

公輔而還爲庶人

丕得罪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

魏主以其

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爲三老

魏揚州刺

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敦煌范紹

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

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

任音王敦徒門翻量

音良調徒弔翻

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

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

沈持林翻

九月丁巳魏主

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

百五十餘步羣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十一

月巳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

太祖之母
帝祖母也

每祭太廟

畢以一太牢祭之

甲子立皇子統為太子

魏洛

陽宮室始成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始
營洛陽至是宮室乃成

十二月將

軍張囂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

將軍成興擊之囂之敗走魏復取木陵

水經註木陵
山在黃水西

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
南又東逕弋陽郡東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唐志
木陵關在光州光山縣南黃
州麻城縣東北復扶又翻

劉季連遣其將李奉

伯等拒鄧元起

將即
亮翻

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

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

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寧郡宋文帝元嘉十

六年寄治成都其屬縣有西平蓋亦寄治成都城外遂爲實土季連驅略居民閉城

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奉

伯等間道襲郫陷之

重直用翻郫音疲間古覓翻

軍備盡沒元起

捨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

死

宋有十八曹參軍城局其一也降戶江翻

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

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

怒譖彝於魏主坐沈廢累年

沈持林翻

是歲江東大旱

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吏部

尚書范雲爲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丙

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爲庶人 乙亥魏

主耕籍田 魏梁州氏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

之 齊東昏末元二年書魏梁州刺史楊椿招 成都

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

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 降戶江 季連

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

禮 造七 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 蓋言前

阻兵拒命實爲 郟城亦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

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

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

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稽音啓上笑

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謂公孫述不肯降漢也豈無

卧龍之臣邪卧龍謂諸葛孔明赦爲庶人 三月己巳魏皇

后蠶於北郊 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

城主竒道顯入寇姓譜竒姓伯竒之後取陰山白藁二戍據水經注

陰山關在弋陽縣西南唐志黃州麻城縣東北有陰山關蕭寶寅伏於魏闕之

下此魏朝之闕門也闕即古之象魏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斃

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

入定議入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暫與暫同降戶江翻坐徂卧翻

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楊等三州諸軍事

鎮東將軍楊州刺史丹楊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

萬令屯東城

此蓋漢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陽之東故置東楊州

以伯之爲

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

即羊石城

也在廬江西北霍丘東南

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

明謂明旦也

自

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

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

顏文智將寶寅投華

文榮文榮等將寶寅投北華戶花翻

寶寅志性雅重過碁猶絕酒肉

禮

兄弟服碁喪

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

悴秦醉翻

癸卯

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

上時掌翻

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

班行之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

霄城縣侯也
五代志沔陽

郡竟陵縣舊曰霄
城卒子恤翻下同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劇

處昌

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

樞管謂管
樞機也今

人猶謂樞密院為樞管以此觀之沈約
位雖在范雲之右而親任不及雲遠矣

上以約輕

易

易以

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

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

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

休下謂休
偃下直也

勉或時還宅羣

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

嘗離左右

離力
智翻

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

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

謔迄却翻
戲言也

而竟不漏泄機事

衆尤服之

史究言二人終身大槩

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

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

斷音短下

頻斷同二宮上宮及東宮也會稽東土大郡也故使之同於諸州

甲戌魏楊

椿等大破叛氏斬首數千級

是年春氏楊會叛

六月壬午

朔魏立皇弟悅爲汝南王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

表稱蕭衍頻斷東關

斷音短

欲令灑湖汎溢以灌淮南

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

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

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有秋大集應機經畧雖

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

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

相息亮翻濟子禮翻

令仲

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

先兵先屯壽陽之兵

委澄

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謝朓輕舟出詣

闕

朓敷尾翻

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

謁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

見賢遍翻

乘小

車就席明旦上幸朓宅

謝朓仕宋及齊有宅在建康

宴語盡懽朓

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

幸

復扶又翻

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

凡將上命者皆謂之王人

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朓素憚煩不省職事

衆頗失望

謝朓之於樊英又不及遠甚省悉景翻

甲午以中書監王

瑩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

魏旣罷鹽池之禁

魏主踐阼之初中尉甄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爲不

可魏主詔從琛請通鑑目錄已提其要此事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末元二年而通鑑正文逸其

事錯簡置於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而其利皆爲富彊所專庚午復收

鹽池利入公

復扶又翻

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

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爲家人書祈請懇至

爲家人書用家人人書用家人人勰不得已受命 八月庚子魏以鎮南

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

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

保賢首山爲三柵

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

冬十月元英勒諸

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音王降任城

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傳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

東關大峴淮陵九山淮陵恐當作睢陵齊置徐州於鍾離又僑置濟陰郡睢陵縣於

郡界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舊曰睢陵置濟陰郡化

明唐濠州之招義縣也或曰宋志南徐州領淮陵郡

睢陵淮陵皆屬漢徐部是時既置徐州於鍾離則亦

置淮陵於鍾離界未可知也魏收志陳留鍾離二郡

有朝歌縣縣有九山城黃溪水按水經注黃水出黃

武山東北流逕南光城弋陽等郡今按今招信軍肝

臨池河池河過淮陵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

九山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之東則陷桐湖南

則馬城淮流至此謂之九山灣其東則鳳凰州在淮

水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山灣為

獅子渡北兵渡淮之津要也峴戶典翻

高祖珍將三

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

靈傳

二十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越從薛安都起兵攻張永以應義嘉兵潰而死豎而主翻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

三城

魏收志霍州有北潁川郡領潁川等三縣水經注梁立霍州治瀟縣天柱山

白塔牽

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

將即亮

翻下同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

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

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

馮道根傳以南梁太

守領阜陵戍先悉薦翻

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

其周防若怯而臨戰則勇

城未畢

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

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

見其意思閑暇

吏思相翻

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

擊高祖珍破之

騎寄奇翻

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

豫州刺史

此時梁豫州治晉熙道根蓋猶戍阜陵特帶刺史耳

武興安王楊

集始卒已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爲武興王紹先幼國

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 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

以母憂去職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

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

魏道武置行臺之官

於鄴中山今置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馬師討諸葛

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

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民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

恒燕朔三州

六鎮列置於三州塞下使疏吏翻下賑同行下孟翻恒戶登翻燕因有翻

給貧乏考論殿最

既使之賑恤貧民又使按察官吏殿丁練翻

事之得失

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

沃野漢朔方郡之屬縣也魏平赫連與統萬同置鎮不在六鎮之數將即亮翻下同

皇后之世

父

世父伯父承世嫡者

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

直朝

翻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

劾奏免官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

懷朔鎮將元匡須與懷舊交

貪穢狼籍

蘇鸚演義曰狼籍者物雜亂之貌狼所卧籍之草皆穢亂

置酒請懷謂

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

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

坐徂卧翻

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

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

竟按劾抵罪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少詩沃

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將謂鎮將也請一切五

分損二魏主從之 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

於白沙子陽敗績白沙子在齊安郡界魏收志有沙州治白沙子開城注云梁置唐志黃州

黃陂縣有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乙酉以左衛

將軍李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

之將即亮翻馮翊吉玠父為原鄉令玠撫文翻漢

年分故鄣立原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玠年

十五櫛登聞鼓乞代父命櫛則上以其幼疑人教之

使廷尉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誘老開之以

之以纆索桎械示將拷訊之款誠也誘音酉

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盼曰

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不

所謂脅之也拷音考詰去吉翻不讀曰否

且爾童駮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

駮五駮翻所謂誘之也悔異猶律文

所謂

駮異盼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

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

不異登仙豈有回貳

反前說爲回異前說爲貳

法度乃更和顏誘

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爲佳童今

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盼曰父掛深劾必正刑書囚

瞑目引領唯聽大戮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瞑莫定翻

無言復對時盼

備加桎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

復扶又翻桎女九翻更工衡翻著陟

畧翻粉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

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魏晉以來舉士皆由州鄉故問

其鄉里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

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

止量音良粉之拒王志是也梁武帝知粉之孝節而不能叙用以厲流俗非也魏主納

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嬪毗賓翻魏散騎常侍趙脩寒

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王公為眾所疾散悉宜翻騎奇寄翻轢郎

擊翻魏主為脩治第舍擬於諸王為干偽翻鄰居獻地

者或超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並從

官給脩在道淫縱

脩自洛歸趙郡在道淫縱

左右乘其出外頗發

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

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

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

懼以黨附連坐及禍甄之人翻琛丑林翻

爭助肇

攻之帝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

百徙敦煌爲兵

敦徒門翻

而脩愚踈初不之知方在領軍

于勁第擣蒲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

王顯監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送鞭之

監工街翻問事行杖

也者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

死即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

上時掌翻勝音升

舉縛

置鞍中

舉擎也脩困極不能自勝乘騎兩人對舉而寘之馬上縛著鞍中

急驅之行

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元紹不重聞

重直用翻聞奏也

紹曰

脩之佞幸爲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

釁隙也釁許觀翻

恐陛

下受萬世之謗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

拜之曰翁之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

愧耳紹素之孫也

常山王素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廣平王懷孝文之

子以族屬長幼之次呼紹爲翁

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

右與脩連坐死黜者二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脩

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事高肇故獨得免

三年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

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癸丑以尚書右僕射

王瑩爲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右僕射惔徒 丙

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

季安素安之弟也 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蕭寶

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

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去年魏遣澄入寇宿

師於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續倉猝失圖任城太

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敵所必攻我所必守曰要便者形勝可據便於

制敵之颯激厲文武安慰新舊新者壽陽兵民舊者北來將士或曰新者

新附舊者舊民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守手不避矢

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

日未入之前爲下晡慶真敗走韋績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

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

玩翻將即亮翻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

陽即邵陽州也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

思祖芳之從子也劉芳以儒學親重於太和之間尚

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

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史言魏賞暉素之孫也上

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

義陽後軍者後軍將軍也帥讀曰率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鑿峴在今

信陽軍南三十五里有曹店即景宗屯鑿峴口所築峴戶典翻景宗將萬人爲後繼

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

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僧炳敗於樊城未得至鑿峴也否則

此非襄陽之樊城自別是一處委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

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

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旣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

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練翻澄以

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論語孔子之言

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

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

魏魏人歸之

獲及復還事今從魏書

魏大傅領司

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

好呼到翻冒莫

北翻厭於鹽翻

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

外嗟怨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昵尼質翻

魏主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

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之初親政

也以兵召諸叔

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

詳與咸陽彭城王共

車而入防衛嚴固高太妃六懼乘車隨而哭之既得

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

爲生耳及詳再執政

齊和帝中興元年正月魏主親政十一月詳爲司徒

太妃

不復念前事

復扶又翻

專助詳爲貪虐冠軍將軍茹皓以

巧思有寵於帝

茹音如思相吏翻

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

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

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丞於燮妃

由是與皓益相昵狎

朝直遙翻下同從才用翻昵尼質翻

直閣將軍劉

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

掌櫛

櫛側瑟翻梳也

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

本出高麗時望輕之

麗力知翻

帝既黜六輔

魏高祖殂使六人受遺輔

幼主事見一百四十二年

卷齊東昏侯末元元年

誅咸陽王禧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

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

少詩

乃邀結朋援

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臯尤忌諸王以詳

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

去羗呂翻

乃諧之於帝云詳

與皓曹季賢掃靜謀爲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

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

橫收皓等繫南臺

橫戶孟翻南臺御史臺也

遣虎賁百人圍守詳

第

賁音奔

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

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

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

橫戶孟翻

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

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

詰去吉翻處昌呂翻

帝引高陽王

雍等五正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

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

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

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

昶女待之踈薄相丑兩翻詳旣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

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

至此麗力杖之百餘被劓膿潰旬餘乃能立被皮義翻創初

良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妬何獨不妬劉妃笑而

受罰卒無所言卒子恤翻下同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

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省悉景翻省猶

也視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詳慟

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門防主司主門衛先

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

典事猶今尚書六部主事吏職也江

南制局監有典事先悉薦翻

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

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

師古曰初尚伏子後

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翻

冠距鳴將

師古曰距雞附足骨闔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羣

也求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

時起居人

畜許又翻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

小臣執事為政之

象也

事見西漢書五行志

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比其效也靈帝

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

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

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

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見事

後漢書
蔡邕傳

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

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

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足羽

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易以
鼓翻臣聞災異之見皆

所以示吉凶

見賢
遍翻

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

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

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

集矣

妖於
遙翻

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

魏主以
茹皓
等伏誅爲光

言之驗高
肇獨非自賤
而貴關預
政事者邪

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

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

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

說式芮翻帥所類翻樂音洛處

昌呂翻

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

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

手摧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

魏自去年十月圍義

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勝音升

魏軍憚之將退會

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從才用翻兄子尚書

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

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

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守式又翻

六月癸未大赦

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

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

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

先帝

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宸

宸於豈翻禮疏曰宸屏風

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

藏徂浪翻

不復買積以

費國資

復扶又翻

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

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

貢篚二語本之禹貢謂貴細之物盛之以篚篚而入貢也

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恒有餘國用恒

不足

估音古恒戶登翻

苟非爲之分限

分扶問翻

但恐歲計不充

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七月癸

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降戶魏徐州刺史元

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

其路守式又翻將即亮翻淮陰梁重鎮也以秦生屢

戰破之遂取角城 甲子立皇子綜為豫章王 魏

李崇破東荆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

之西荆正指荆州也魏太和徙荆州治穰城領南

陽順陽新野東恒農漢廣襄城北清恒農等郡其地正在東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

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

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復扶又翻下箭復琕仙琕轉

復乃復同琕部田翻

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上雅山

上雅山當作土雅山據水

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雅後人因以之名山杜佑曰唐州桐柏縣

有大木山晉祖逖爲豫州刺史藏家屬於此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

弱仙理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

誘音西

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傳求擐甲執槊單騎先入

將即

亮翻下同擐音官槊色角翻

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

射求洞其左股

陳讀曰陣射而亦翻

求拔箭復入仙理大敗一

子戰死仙理退走英謂求曰公傷矣且還營求曰昔

漢高捫足不欲人知

事見十卷漢高祖四年

下官雖微國家一

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

將即亮翻

遂與諸軍追之盡夜

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理復帥萬餘

人進擊英帥讀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理知義

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馬仙理力戰使曹景

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降

江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乙酉距辛酉三十六日太遠或者其

辛卯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傳求改

之求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為

偽翻處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不能

守矣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傳求能為之陳列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

謀追奪爵邑穆泰事見一百四十年及英克義陽乃復

卷齊明帝建武三年

立英爲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

功臣寢而不治

任音壬昉甫兩翻彈徒丹翻治直之翻

衛尉鄭紹叔

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豪無隱每爲上言事

爲于僞翻善

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已上以是親之詔於南

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刺史

南義陽治鹿城關隋爲黃

州木蘭縣唐併木蘭入黃岡縣

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

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

魏收地形志郢州領安陽城陽汝南郡

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

於三關南

麻陽即今黃州麻城縣地

考異曰司馬悅傳作豫州刺史馬仙琕按仙琕於時未

爲豫州也

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九月壬子以吐谷

渾王伏連籌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巴從曉入聲谷音浴

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

漢沃野縣屬朔方郡後魏爲鎮魏收志入

和元年置偏城郡沃野縣屬焉此時鎮猶未廢也注已見前

詔車騎大將軍源懷

出行北邊

騎奇寄翻行下孟翻

指授方畧隨須徵發皆以便宜

從事

隨須者隨軍行之所須以爲用者也

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

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

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

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

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

代表謂魏代都之塞外也

諸國謂高車諸部夏戶雅翻恒戶登翻上時掌翻

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

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

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

寇騎奇寄翻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

憂矣魏主從之 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

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十一

年以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為太樂令

上所調金石及書卒子恤翻上時掌翻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

下議之 冬十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據目錄是年置四門

小學袁翻曰太和二十年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

學按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

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

四小在郊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

入存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

彰此弥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

者不可勝數燕因肩翻勝音升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

猶數百少詩沼翻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甲子

除以金贖罪之科聽贖事見上元年十二月丙子魏詔殿

中郎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彭城王勰等監之勰音協監

工衙已亥魏主幸伊闕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鑑皆曰如自此以後

率書幸未曉義例所由變蓋一時失於刊正也上雅好儒術好呼到翻以東晉

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

已無講授之實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請建太學王敦蘇峻之難學校廢矣成帝咸康三

年復立而儒術終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開館教授而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隆昌建武之間已倚席而不講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
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陸伯勳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

一起旃蒙作噩盡疆
圍大淵獻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二

天監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

服膺雅道名立行成

行下孟翻朱元晦曰服著也膺
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著

則畧

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

樹立也歇
許竭翻

抑此

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

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

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瑒徒杏翻又音暢餼許既

翻鄭玄曰餼廩稍食也稍所教翻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漢書音義曰作

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朞年之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瑒循之玄孫也笈其切翻又楚洽翻書箱也晉民南渡之初以賀循爲儒宗

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胤時隱雲門山今在會稽

南三十一里有雲門寺會工外翻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脩者行下孟翻

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初譙國夏

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爲南譙太守

案魏收地形志晉孝武置南譙郡蓋治渦陽又案蕭

子顯齊志武帝末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南豫譙

廬江臨江六郡置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啓二

豫分置以桑棵子亭爲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

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

汝陽屬南豫廬江屬西豫則齊之南譙蓋置於歷陽

西界而渦陽已入於魏矣南北建置郡縣與叔業有

最爲難考者率如此夏戶雅翻守式又翻

隙單騎犇魏魏以道遷爲驍騎將軍騎奇寄翻從王

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卒子恤道遷棄戍來

犇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爲長史

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爲刺史未

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降戶先是

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犇事見一百四十一卷

悉薦翻將
即亮翻

朝廷以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

有部曲六百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

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

送於魏使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

其將龐樹敗補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

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引兵救道遷擊

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

考異曰梁帝紀天監三年二月魏陷梁州而列傳

皆無其事魏帝紀正始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朔蕭衍

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道遷傳具言其事

按長歷梁閏二月癸卯即天監四年正月朔也故置

此於又以尚書邢巒爲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

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辭豫州者欲且求公

爵魏主不許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乙丑魏以驃

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為司空驃匹妙翻加尚書令廣

陽王嘉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彌

博為宕昌王宕徒浪翻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

則將宿衛兵塞洛口自漢以來衛尉與太常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

九卿而職名未帶卿字至梁分十二寺始各帶卿字

水經注洛澗北逕秦虛下注淮謂之洛口塞悉則翻

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叟討平之初叟

力翻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

王景胤據石亭水經注漢水自武興城北西南流逕關城北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

西 巒造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

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龐皮江翻郡民嚴玄思聚

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

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氏叛魏斷漢中糧道帥讀

日率斷巒屢遣軍擊破之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

王梁彌博爲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 冠軍將軍孔

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冠古玩翻將即亮翻 考異

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按魏那巒傳曰蕭衍晉

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又曰蕭衍遣其將軍孔陵等

皆深杭然則景胤陵 皆梁將也元起傳誤 魯方達成南安五代志始州普

始州唐 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任音 邢巒遣統軍

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劔閣陵等退保梓潼

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

里皆入于魏蕭子顯齊志梁州注籍者二十四郡初益

州刺史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爲右衛將軍以西

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懿死於東昏之手夏侯道遷

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使疏及魏寇晉壽王景

胤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

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侵淫以癰疽爲喻方須撲討

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救之史言鄧元起乞歸非由衷之請

撲普木翻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

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

為淵藻恚曰醉殺之元起養寇自資而卒不免於死雖淵藻以私忿殺之亦不為無

罪也少詩照翻恚於避翻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

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

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

汝報讎謂協力誅東昏報其父讎也量音良為于偽翻下同汝為讎報讎忠孝之

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冠古玩翻考異曰梁書元起傳藻

以糧儲無遺甚怨望之曰表元起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收前

付州獄自縊死按若止以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收前刺史付獄殺之必誣以反也今從南史又曾元起正

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長

曰幸下親

上曰胥附功惟闢土

謂開梁益之土也

勞之不圖禍機先陷

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

自斯而啓年之不求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

衆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

人生二十曰弱冠冠古玩翻

集僚佐議

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

巡行賊壘

平肩輿使人就擱肩之故曰平肩有行下孟翻

賊弓亂射矢下如

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

射而亦翻從才用翻去羌呂翻

由是

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

廟

豫州刺史王超宗

以五代志攷之此時梁置豫州於晉熙今安慶府懷寧縣

地將兵圍魏小峴

峴戶典翻

丁卯魏揚州刺史薛真度遣

兼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冠軍將軍王

景胤李昉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屢敗秋

七月足進逼涪城

昉姑泫翻涪音浮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

英寇雍州

雍於用翻

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

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

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

死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

寅將軍姜慶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

羊石蓋即陳伯之所屯之陽石

也公則退屯馬頭

雍州蠻沔東太守田青喜叛降

魏效之襄陽之比史青喜所據之地蓋在東竟陵之西沔沔充翻

魏有芝生於太

極毀之西序

曰序

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

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

菌巨隕翻地葦也

柔脆之物生

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

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

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

商王大戊之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幕大拱太

戊懼而脩德祥桑枯死殷道復興高宗祭成湯有飛

雉升鼎耳而雒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於掌中宗當作高宗朝直遥翻所

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

妖於

今西南二方

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

悴秦
醉翻

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

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求隆

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

樂音洛好
呼到翻

故光

言及之

九月己巳揚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

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

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

副

惔徒
甘翻

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

國租者
封國所

入之租田穀者職田所
入之穀各上時掌翻

宏軍于洛口

揚集起集義

立楊紹先爲帝自皆稱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祿

大夫楊椿將兵討之

將即
亮翻

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

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

戶上時掌翻刑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爲建

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旣絕自襄陽西行遵陸可以

斷矣陸路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

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事見上卷

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衰

屐少年復扶又翻裹渠云翻下裳也屐竭戟翻躄也少詩沼翻未洽治務宿昔

名將多見囚戮治直吏翻將即亮翻下同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

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劔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

險據彼竟內竟讀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

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喪息浪翻淵藻是蕭衍骨

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

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鬪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

弱五可圖也武王之伐紂也庸蜀八國皆從庸上庸之地蜀蜀郡之地臣內省文

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省悉景翻

重直龍翻重阻猶言重險也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時梓潼太守治涪城益州刺史

治成都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少詩沼翻今若

不取後圖便難况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

其利三倍魏先此已得壽春義陽故云然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

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養余亮翻魏主

言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來冠戴未夷何得以養親

為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

儲僅能平蜀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難乃旦翻帥讀曰率所以然者

鬪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

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易

鼓翻下未易同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

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

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謂已上名籍之民也朝廷豈可不守又

劔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諸葛孔明相蜀以大劔小劔有隘束之路

故曰劔門以閣道三十里至險乃有閣尉姜維拒鍾會於此晉以其地入梓潼郡桓温入蜀於晉壽置劔

閣縣屬梁州

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劔閣以

來鬢髮中白

中竹仲翻

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

強其兩翻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

且臣之意筭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

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

魏已得劔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梁兵由內水

而上救成都涪亦當其衝斷丁管翻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

久哉

復扶又翻

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

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

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遼

迢田聊翻迢遼徒遠也

恒多擾

動恒戶登翻

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

夷獠

立巴州見一百三十五卷齊高帝建元二年

梁

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

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

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

謂州之上佐是謂州綱少詩

詔是以鬱快多生異圖

快於兩翻

比道遷建義之始

比毗至翻

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

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

巴西之地華人與獠

雜居故云華獠音茂

則大帖民情

帖靜也安也伏也

從墊江已還不

勞征伐自爲國有

李雄譙縱取蜀東不能過墊江以符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墊

江以東符秦不能有也邢巒之圖蜀亦規墊江以西而已蓋地利足恃也我朝自紹定失蜀彭大雅遂城

渝爲制府支持四蜀且四十年渝古墊江之地也墊音疊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

王足行益州刺史

先悉薦翻

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

益州未至

將即亮翻

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

州刺史

更工衡翻

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遂

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犇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

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

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

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

降

史言魏所以不能定蜀降戶江翻

十二月庚申魏遣驃騎大將

軍源懷討武興氏邢巒等並受節度

驃匹妙翻騎奇奇翻

司

徙尚書令謝朓以母憂去職

朓敷尾翻

是歲大穰

穰豐也詩

豐年穰穰米斛三十錢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楊集義

圍魏關城

此即陽平關城也

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

豎而

使翻集義逆戰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

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

晉惠

帝元康六年氏王楊茂搜始據仇池百頃其後浸盛盡有漢武都郡之地北侵隴西天水南侵漢中拓拔

既盛取武都仇池之地楊氏僅據武興今魏既取漢中遂滅楊氏

以爲武興鎮又改

爲東益州

東益州領武興仇池盤頭廣長廣業梓潼洛叢郡

乙亥以前司

徒謝朓爲中書監司徒

朓敷尾翻

冀州刺史桓和擊魏

南青州不克

梁青冀二州治鬱洲魏顯祖取三齊置東徐州於國城領東安東莞郡高祖太

和二十二年改爲南青州五代志沂州沂水縣舊置南青州

魏秦州屠各王法

智聚衆二千

屠直於翻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改元建

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民陳瞻亦聚衆稱王改元

聖明

魏置涇州治臨涇城領安定隴東新平趙平平涼平原等郡

已卯楊集起

兄弟相帥降建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甲申封皇子綱爲晉安

王二月丙辰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

御史陽固上表

治直之翻上時掌翻

以爲當今之務宜親宗室

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

賈音古

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

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踈薄

宗室好桑門之法姁呵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戊

午魏遣右衛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苟兒麗小新

成之子也小新成見一百二十九卷末孝武大明五年乙丑徐州刺史

歷陽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晉孝武太

元中僑立梁郡於淮南壽春界故有義之敗績 將

軍蕭昞將兵擊魏徐州圍淮陽角城在淮水之陽淮陽又在角城北十八

里治宿預梁後於角城置淮陽郡昞音丙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已

卯魏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救淮陽 魏

咸陽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禧誅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中與

元屢泣請於魏主魏主不許癸未翼與其弟昌睦來

奔上以翼爲咸陽王翼以睦嫡母李妃之子也請以

爵讓之上不許

輔國將軍劉思效敗魏青州刺史

元繫於膠水

魏收志光州長廣郡即墨縣有膠水水經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流過夷安縣

東又東北過膠東縣城北百里注于海敗補邁翻

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

丘遲爲書遺陳伯之曰

遺于季翻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

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

此

沈持林翻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漢懲秦法之苛禁罔疏闊時稱爲漏

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

松柏不翦謂不毀夷其先世墳墓也親戚安居謂其親戚在江南者皆不以叛黨連坐安居自若也高臺

未傾謂居第未嘗汙豬池臺如故也愛妾尚在謂其婢妾猶守其家不沒于官及流落于他家也昔雍門

子見孟嘗君吟曰高臺既已傾曲池既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爲之喟

然歎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魚游

金中古人多有是言言將必至於焦爛左傳吳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之居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杜預

詩曰言至危也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

自壽陽梁城擁衆八千來降伯之元年奔魏今魏人復還降下江翻

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

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不使之出當邊鎮恐其復叛也復扶又翻久之卒於

家初魏御史中尉甄琛甄七人翻琛且林翻表稱周禮山林

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

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

之守禁令萬民時斲材有期日凡竊木者有刑罰林
衡掌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
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
其餘於萬民爲千僞翻下專爲同 夫一家之長必

惠養子孫長知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

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權古岳翻今

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

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

共之錄尚書事魏尚書邢巒奏魏彭城王以爲琛之

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者

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治直之翻稱尺證翻役養消息以成其

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

天地不仁

以萬物爲芻狗註云天施地化不以仁恩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任自然也何以君

爲是故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

稅以助什一之儲

此謂田疇什一之賦不足以供國用故歛山澤稅關市以助之也

取此與彼皆非爲身

爲于僞翻下同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

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

國非專爲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旣利不在

已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

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

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

法若弈碁

左傳曰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今此以喻一行一改無定法也

參論理

要宜如舊式

自此以上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求明二年

魏主卒從琛

議

琛議既行於景明初年隨格於景明四年今復罷鹽禁是卒從其議也卒子恤翻

夏四月

乙未罷鹽池禁

復收鹽利見上卷二年

庚戌魏以中山王英

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

拒梁軍

帥讀曰率

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

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

宛州

將即亮翻誘音酉更魏荊州爲宛州也更工衡翻宛於元翻

遣其所署宛州

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

蕭子顯齊志雍州有河南郡所領五縣惟

棘陽爲實土則河南郡當在南陽棘陽

魏遣平南將

絲界五代志鄧州新野縣舊曰棘陽

軍揚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

人

考異曰大眼傳云俘馘七千有餘今從魏帝紀

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

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

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

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

晉安帝立宿預縣屬淮陽郡魏

高祖以爲南徐州治所

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

南徐州治京

口故以鍾離爲北徐

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

拔叡行圍柵

行下孟翻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

陳讀曰陣叡欲

擊之諸將皆曰

將即亮翻下同

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

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

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

驍堅堯翻

苟能挫之其

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

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

曰急攻之中宿而拔

中讀曰仲又竹仲翻魏帝紀六月辛丑陷小峴

考異曰

從叡傳

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畧等攻合肥久

未下

先悉薦翻

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

舟艦繼至

帥讀曰率艦戶黠翻

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

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

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

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

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

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

灤湖或欲保三义

考異曰南史作三丈今從梁書蓋灤湖之水於此分三义故名退

保於此利於入船故衆欲之

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繳扇麾幢樹

之堤下示無動志

繳蘇早翻又蘇肝翻幢傳江翻

魏人來鑿堤叡親

與之爭魏兵却曰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

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

督戰中弩死

將即亮翻中竹仲翻

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

羊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

羸倫爲翻

每戰常乘板輿

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筭軍書張燈

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

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

水經注廬江金蘭縣

西北東陵鄉大蘇山灌水之所出也

有詔班師

班師之詔

必在洛口師潰之後史因書戲事而終言之

去魏城既近

據姚思廉梁書時魏守甓城去

東陵二

諸將恐其追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

殿後

重直用翻

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

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豫州自晉熙遷合肥

壬午魏遣尚書元

遙南拒梁兵

癸未魏遣征西將軍于勁節度秦隴

諸軍

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

又克霍丘城

水經註曹魏安豐都尉尉治安豐津南後以其故城立霍丘城隋立霍丘縣今在

壽春東百餘里杜佑曰霍丘漢松滋縣地考異曰
梁裴邃傳云五年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以濟邃築
壘逼橋密作沒突艦會淮水暴漲邃乘艦徑造橋側
魏眾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霍丘城平
小峴攻合肥魏帝紀辛巳衍將陷合肥已丑又陷羊
石霍丘案韋叡傳叡攻邵陽州方使邃乘艦焚橋事
在克合肥後又梁帝紀辛巳叡克合肥丁亥邃克羊
石庚寅克霍丘今從之邃傳載取二城在破邵陽州
後誤也

乙巳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法智破之斬首六千

級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

圍高塚戍 水經注彭城同孝山陰有楚元王冢高十許丈廣百許步意者魏立戍於此乎趣七

喻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 將即亮翻 丁未惠紹兵

不利黑戰死 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庚戌始

自禁中出居東宮

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

東討諸軍事

度徒洛翻

魏驃騎大將軍馮翊惠公源懷

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喜許記翻

常曰爲貴人

當舉網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

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

病也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固城疑即抱犢

固城也抱犢固在蘭陵界

呂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圍逼秦

州

此孤山當在上邽左右魏秦州治上邽領天水畧陽漢陽郡

元麗進擊大破之

行秦州事李韶掩擊孤山獲其父母妻子庚辰苟兒

帥其徒詣麗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

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斷丁待

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

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

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

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

復以馬畜餌之抄楚交翻復扶又翻不加討逐久之陰簡精卒

銜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戊子徐州

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陰陵縣漢屬九江郡晉屬

淮南郡梁北譙郡治陰陵城隋改北譙郡伯敖兵敗

為全椒縣屬江都郡唐全椒縣屬滁州失亡五千餘人已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

人以益南行之兵

相息亮翻

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

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衆

魏收志南青州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有蒙

山蓋蒙山即古所謂東蒙也與固城孤山皆近魏兗州東界故梁連兵據之以招兗州之民此史邢巒傳謂是時梁人侵軼徐兗是矣角姓也姓苑漢有角善叔將即亮翻降戶江翻是時將軍蕭

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

魏收志蘭陵郡蘭陵縣有魏石孤山又昌慮縣有孤山

邢巒遣統軍樊曾攻和別將元恒攻及

恒戶登翻

統軍畢

祖朽攻念壬寅曾大破和於孤山恒拔固城祖朽擊

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

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

安樂王長樂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三年樂音

洛詮且

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

姓譜藍魯甘翻姓也

戰國策有中山大夫藍諸水經注睢水過睢陵縣故
城北而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流入于泗

謂之睢口睢音雖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

城清南清水之南也復扶又翻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

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此與後張

惠紹聞洛口敗引兵蕭昞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

帝弟將兵將即身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

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水經注洛澗在西南曲陽縣北劉牢之斬秦將梁

成處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前軍克梁城即謂昌義之諸將欲

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分扶魏詔邢巒引兵

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

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

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

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理曰王安得亡國

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惔待甘翻理部田翻屬之欲翻有前死一

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磔陟格翻張開也曰呂

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

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退據南史宏傳

當作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

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謂宏心風發動也意不在軍深恐

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沮在呂翻喪息浪翻宏不敢遽違

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

遺于季

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

言其怯懦如婦人也姥莫補翻

但畏

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爲

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

始興王憺吳平侯昺帥所類翻

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

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

康生馳遣揚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

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

自犇敗英曰蕭臨川雖駭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

可輕也

駭古駭翻將即亮翻

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

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

前已言張惠紹棄宿預遁還矣宿預在下邳東

南百餘里此言軍于下邳是未棄宿預之前事李延壽以此事載之臨川王宏傳通鑑曰亦連而書之

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

國人

國人猶言王民也降戶江翻下同

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

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

人咸悅已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

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

考異曰梁書宏傳云會征役久有詔班

師殊爲不實今從南史

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

死者近五萬人

羸倫爲翻近其靳翻

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

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

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間古覓翻

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絕食饋之絕馳偽翻淵猷淵藻

之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

退此即張惠紹棄宿預一事也通鑑因南史臨川王宏傳所載者書之遂致複出魏主詔中

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

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

向復扶又翻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脩鍾

離城勅昌義之為戰守之備馬頭城在鍾離之西馬頭既陷魏必東攻鍾離

故預為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

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

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

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

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從戎二時謂兵連不解自夏迄秋也疲弊

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

愚見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豐

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掎許觀翻居蟻翻何容

猶爾盤桓盤桓不進貌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爲

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解戶買翻曉也若爲得失之計

謂爲一切之計或得或失未可必也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

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

聞也

英以八十日糧取鍾離故密云然

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

水深非可填塞

塞悉則翻

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

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齊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

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荷下可翻

鍾離天險朝貴所具

謂朝之貴臣所具知也朝直遙翻

若有內應則

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

言必無可克之狀

若信臣言願

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

其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爲

將

騎奇寄翻更工衡翻將即亮翻

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

強其

兩

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

侍中盧昶素惡巒更工衡翻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

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爲奴

婢巒傳云巒初至漢中接豪右以禮撫衆以惠歲餘

之後頗回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

口彈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

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謂是年正月魏主

以爲然遂不問暉與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

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

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

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以選曹貨賂爲市曰丁酉

梁兵圍義陽者夜遁聞洛口師魏郢州刺史婁悅追

擊破之 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

陀汗魏言緒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佗徒河翻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

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

蠕遠祖社崙乃魏之叛臣事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十九年使疏吏翻蠕人

兖翻崙往者包容暨聽通使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

盧昆翻同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

江南未平少寬北略少詩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

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孤負魏京兆王愉

廣平王懷國臣多驕縱公行屬請屬之魏主詔中尉

崔亮窮治之治直坐死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

名爲民惟廣平右常侍楊昱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

昱椿之子也

自晉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左右常侍各一人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

齊武帝末

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

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勅景宗頓道人洲

道人在

邵陽洲

之東俟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

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頓

有溺者

溺奴狄翻

復還守先頓

謂還守道人洲也復扶又翻

上聞之曰

景宗不進蓋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

狽今破賊必矣

初漢歸義侯勢之末羣獠始出北

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

事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末和二年獠魯皓翻邛

渠容翻勢既亡蜀民多東徙山谷空地皆爲獠所據

竿音昨其近郡縣與華民雜居者頗輸租賦遠在深山者郡

縣不能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

巒爲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樂音洛遠者不敢爲寇

巒既罷去魏以羊祉爲梁州刺史傅豎眼爲益州刺

史去年魏得晉壽置益州豎而庾翻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趙清

荆引梁兵入州境爲寇祉遣兵擊破之豎眼施恩布

信大得獠和 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謝朏卒朏敷尾翻

魏人議樂久不決三年魏命議樂事見上卷

六年春正月公孫崇請委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高

肇監其事

監工衡翻

魏主知肇不學詔太常卿劉芳佐之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

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

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

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

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

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

帥讀曰率將即亮翻塹七艷翻

騎奇寄翻迮側百翻迮也

俄而塹滿衝車所撞

撞傳江翻

城土輒頽義

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

番相代墜而復升

復扶又翻下同

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

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

二月魏主召英使

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

已以通霖雨不止

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

少詩沿翻魏主復詔

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

以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

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

引還英不從

元英違衆議志在必克鍾離恃義陽之勝而驕也兵法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又曰兵驕者敗其謂是歟校戶教翻

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

將即亮

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

澤行

水經注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東北流逕鍾離城下而注于淮陰陵蓋自在鍾離西南合肥東

也北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獻緩行

獻曰鍾離今鑿穴而處

處昌呂翻

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

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

日至邵陽上豫勅曹景宗曰韋獻卿之鄉望

曹景宗新野人

韋獻以京北著姓居襄陽既同州鄉而韋爲望族

宜善敬之景宗見獻禮甚

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獻進頓邵陽

洲獻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

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

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

賦布也給與也功力也計一夫之力所任作謂之功

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

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
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
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
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
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
出土負簣並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
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
以深一丈乘之鑿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計
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
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爲
數則百里可知也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比必利翻及也

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

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

言姓孔門言偃吳人今吳人猶有言

姓潛行水底齎勅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揚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

爲陳

冠古玩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陳讀曰陣

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彊弩

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

中字如

殺傷甚衆矢貫大眼

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衆來戰

帥讀曰率

敵乘素木

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

如意過類

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

復夜來攻城

復扶又翻

飛矢雨集敵子黯請下城以避箭

敵不許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此確鬪也兩軍營壘

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敵於此是難能也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敵之

畧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嗚呼痛哉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

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

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

有抄掠者皆為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

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將即亮翻抄楚交翻艦戶

黠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魏

邵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三月淮水暴漲六七

尺考異曰梁帝紀四月癸未景宗等破魏軍魏帝紀四月戊戌鍾離大水英敗績按曹景宗傳云三月

月春水生淮水暴漲梁魏二史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景宗傳叡使馮道根與盧

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為秦國中原

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為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惠帝末興元年以臨淮淮陵

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為秦郡五代志揚州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乘鬪艦競發擊

魏洲上軍盡殪殪於翻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

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

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

人奮勇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

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

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獻遣

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

軍逐北至濊水上魏收志睢州穀陽郡連城縣有濊水按水經注服虔云穀水在沛國

相縣界蓋睢水逕穀熟而兩分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泗水也魏收又云睢州即梁之潼州治

取慮城又按水經注睢水自穀熟東流逕取慮城北又東逕睢陵城北又東與潼水會參而攷之則濊水

當在沛臨淮二郡界丁度集韻曰濊呼外翻一作渙音同水名在亳州是則濊水即渙水音同而字異耳

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

枕之任翻藉慈夜翻

考異曰韋叡傳云其餘釋甲

稽顙乞為囚奴者猶數十萬按魏軍共止數十萬如

叡傳所言似為太

過今從景宗傳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

可勝計騾盧戈翻

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

錢二十萬官賭之

樗蒲賭博私相與為戲耳不設於公庭今官賭之於徐州府廨公賭

之也博以取財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

曰賭音丁古翻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反讀曰翻又如字樗蒲得盧者勝反一子而作塞塞者擲采未

成次擲者塞之以決勝負塞與景宗與羣帥爭先告

捷帥所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類翻史言韋叡有功不伐詔增景

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夏四月己酉以江

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

秀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以船載齋庫物曰舫齋舫舫甫妄翻並兩

船日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參佐

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時諸王並下士建安王偉與秀尤好

人物時人方之四豪丁巳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右光祿大

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

六月丙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馮翊等郡江左僑立於雍州界降戶江翻

秋七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軍將軍

八月戊子大赦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筭失圖齊

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處昌呂翻已亥詔英

寶寅免死除名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魏世相真君五年置

營州治和龍城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冀陽郡以中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

楊州刺史崇多事產業征南長史狄道辛琛屢諫不

從琛丑林翻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

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

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九月己亥魏以司空高陽王雍爲太尉尚書令廣

陽王嘉爲司空甲子魏開斜谷舊道漢高祖之爲漢王也從杜

南入餽中張良送至褒中褒斜一谷也南谷曰褒北谷曰斜意此即斜谷舊道諸葛亮揚聲由斜谷取郿

非杜南舊道也。以事勢言之，承平舊時自長安入蜀，其取道就平易，南北分爭塞故道而開新路，以依險。今魏欲就平易，以通梁益，故復開舊道。斜余遮翻谷音浴。冬十月壬寅，以五兵

尚書徐勉爲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

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

爲于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曷求詹事五官。太子詹事

老翻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

人咸服其無私。閏月乙丑，以臨川王宏爲司徒，行

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

吏部尚書袁昂爲右僕射。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

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

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爲魏皇子甲申

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 乙酉魏葬順

皇后于永泰陵 十二月丙辰豐城景公夏侯詳卒

沈約曰吳立富城縣晉武太乙丑魏淮陽鎮都

軍主常邕和以城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帝紀

城南叛今從梁帝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高山崇禧宮

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番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三起著雍困敦盡關
逢敦祥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監七年春正月魏潁川太守王神念來奔爲後神
念子僧

辯有
張本功於興復
守式又翻

壬子以衛尉吳平侯曷兼領軍將

軍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爲十八班以班

多者爲貴二月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爲十品凡

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

十四班凡一百九號

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十八班

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爲十七班尚書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爲十六班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尚書僕射右僕射中書監特進領護軍將軍爲十五班中領護軍吏部尚書太子

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爲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爲十三班侍

中散騎常侍左右衛將軍司徒左長史衛尉卿爲十二班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通直散騎常侍

太子左右二衛率左右驍游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師司農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祿卿爲十一班給

事黃門侍郎負外散騎常侍皇弟皇子府長史太僕大匠卿太子家令率更令僕楊州別駕中散大夫司

徒右長史雲騎游騎皇弟皇子府司馬朱衣直閣將軍爲十班尚書左丞鴻臚卿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

子庶子揚州中從事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太舟
卿大長秋皇弟皇子府諮議嗣王府長史前左右後
四軍嗣王府司馬庶姓公府長史司馬爲九班秘書
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屬皇弟皇子友散
騎侍郎尚書右丞南徐州別駕皇弟皇子公府掾屬
皇弟皇子單爲二衛司馬嗣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
左右中郎將嗣王庶姓公府諮議皇弟皇子之庶子
府長史司馬蕃王府長史司馬庶姓持節府長史司
馬爲八班五校東宮三校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
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南徐州中從事皇弟皇子之
庶子府蕃王府諮議爲七班太子洗馬通直散騎侍
郎司徒主簿尚書侍郎著作郎皇弟皇子府功曹史
五經博士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
子荆江雍郢南徐五州別駕領護軍長史司馬嗣王
庶姓公府掾屬南臺治書侍御史廷尉三官謁者僕
射太子門大夫嗣王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
兵參軍庶姓府諮議爲六班尚書郎中皇弟皇子文
學及府主簿太子太傅少傅丞皇弟皇子湘豫司益
廣青衡七州別駕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兗五州中
從事嗣王庶姓荆江等五州別駕太常丞皇弟皇子

國郎中令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庶姓公府
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中
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爲五班給事中皇弟皇子
府正參軍中書舍人建康三官皇弟皇子北徐北兖
梁交南梁五州別駕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
州別駕中從事嗣王庶姓湘豫等七州別駕嗣王庶
姓荆江等五州中從事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府廷
尉太子詹事等丞積射彊弩將軍太子左右積弩將
軍皇弟皇子國大農嗣王國郎中令嗣王庶姓公府
主簿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史錄事記室
中兵參軍爲四班太子舍人司徒祭酒皇弟皇子公
府祭酒負外散騎侍郎皇弟皇子府行參軍太子太
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二衛司馬公車令胄子律博
士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皇弟皇子北徐北
兖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庶姓北徐等五州別駕湘
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曹主簿武衛將軍光祿
丞皇弟皇子國中尉太僕大匠丞嗣王國大農蕃王
國郎中令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北難令爲三班必書郎著作左郎揚南徐州主簿嗣

王庶姓公府祭酒皇弟皇子單爲領護詹事二衛等
功曹五官主簿太學博士皇弟皇子國常侍奉朝請
國子助教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皇弟皇
子荆江等五州主簿嗣王庶姓越桂等四州別駕嗣
王庶姓比徐等五州中從事鴻臚丞尚書五都令史
武騎常侍材官將軍明堂二廟帝陵令嗣王庶姓公
府行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蕃王國大農
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持節府功
曹史爲二班楊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皇弟皇子國
侍郎嗣王國常侍南徐州議曹從事東宮通事舍人
南臺侍御史大舟丞二衛殿中將軍皇弟皇子之庶
子府蕃王府行參軍蕃王國中尉皇弟皇子湘豫等
七州主簿皇弟皇子荆雍等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西曹從事祭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嗣王
庶姓越桂等四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荆江等五州主
簿庶姓持節府主簿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太官太
樂太市太史太醫太祝東西治左右尚方南北武庫
車府等令爲一班又詔以將軍之名高甲舛雜更加
厘定於是有一班又詔以將軍之名高甲舛雜更加
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征東征西征南征北

施外中軍中衛中撫中護施內爲二十三班鎮東鎮
西鎮南鎮北施外鎮左鎮右鎮前鎮後施內爲二十
二班安東安西安南安北施外安左安右安前安後
施內爲二十一班平東平西平南平北施外翊左翊
右翊前翊後施內爲二十班是爲重號將軍忠武軍
師爲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爲十八班代舊前
後左右四將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爲十七班代舊
四中郎將十號爲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爲
十六班代舊征虜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爲十五
班代舊冠軍十號爲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
征遠鎮朔武旅貞毅爲十四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
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北位從公
寧遠明威振遠電耀威耀爲十三班代舊寧朔十號
爲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翺武爲十二班電威馳
銳追鋒羽騎突騎爲十一班十號爲一品折衝冠武
和戎安壘猛烈爲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銳椎鋒爲
九班十號爲一品畧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爲八班
厲鋒輕銳討狄蕩虜蕩夷爲七班十號爲一品武毅
鐵騎樓船宣猛樹功爲六班克狄平虜討夷平狄威
戎爲五班十號爲一品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爲

四班攸飛安夷克戎綏狄威虜爲三班十號爲一品
前鋒武義開邊招遠全威爲二班綏虜蕩寇橫野馳
射爲一班十號爲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
爲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以法十日班二十四以法
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遷大也其
不登十品應須軍號者有牙門代舊建威期門代舊
建武爲八班俟騎代舊振威熊渠代舊振武爲七班
中堅代舊奮威典戎代舊奮武爲六班戈舡代舊揚
威繡衣代舊楊武爲五班執訊代舊廣威行陣代舊
廣武爲四班鷹揚爲三班陵江爲二班備將軍裨將
軍爲一班凡十四號別爲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輕
又有武安鎮遠雄義擬車騎爲二十四班撫東撫西
撫南撫北擬四征爲二十三班寧東寧西寧南寧北
擬四鎮爲二十二班威東威西威南威北擬四安爲
二十一班綏東綏西綏南綏北擬四平爲二十班凡
十九號爲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爲十九班輔
義安沙衛海撫河擬武臣等四號爲十八班平遠撫
朔寧沙航海擬鎮兵等四號爲十七班凡十號爲一
品翊海朔野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等等五號爲十六
班威隴安漠綏邊寧寇梯山擬智武等等五號爲十五

班凡十號為一品寧境綏河明信明義威漠擬輕車
 等五號為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朔侯律擬寧遠
 等五號為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平寇定遠寧隴陵
 海振漠擬武威等五號為十二班馳義橫朔明節執
 信懷德擬電威等五號為十一班凡十號為一品撫
 邊定隴綏關立信奉義擬折衝等五號為十班綏隴
 寧邊定朔立節懷威擬掃狄等五號為九班凡十號
 為一品懷關靜朔掃寇寧河安朔擬畧遠等五號為
 八班揚化超隴執義來化度嶂擬厲鋒等五號為七
 班凡十號為一品平河振隴雄邊橫沙寧關擬武毅
 等五號為六班懷信宣義弘節浮遼鑿空擬克狄等
 五號為五班凡十號為一品扞海欵塞歸義陵河明
 信擬伏波等五號為四班奉忠守義弘信抑化立義
 擬伏飛等五號為三班凡十號為一品綏方奉正承
 化浮海渡河擬先鋒等五號為二班懷義奉信歸誠
 懷澤伏義擬綏虜等五號為一品凡十號為一班大
 凡一百九號亦為二

庚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

十四班施於外國

人專掌搜薦而求也搜才能

乙亥以南兖州刺史呂

僧珍爲領軍將軍領軍掌內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

用事與領軍分兵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拱手而

已及吳平侯昺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

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爲雍州刺史

先用僧珍次日

出昺昺音丙雍於用翻

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

於療治

醫師侍御左右因以名官後魏之制太醫令屬太常掌醫藥而門下省別有尚藥局侍御師蓋

今之御醫也此又一王顯非御史中尉之王顯也治直之翻時人皆以爲承高肇之

意也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大赦 五月己亥詔

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爲十

二卿

復扶又翻五代史志曰是年以太常爲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爲司農卿是爲春卿加

置太府卿以少府爲少府卿加置太僕卿是爲夏卿
以衛尉爲衛尉卿廷尉爲廷尉卿將作大匠爲大匠
卿是爲秋卿以光祿勳爲光祿卿大鴻臚爲鴻臚卿
都水使者爲太舟卿是爲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
功曹
主簿
癸卯以安成王秀爲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

營蠻緣江爲寇州郡不能討

先悉薦翻

秀遣防閤文熾帥

衆燔其林木

梁制上官東官置直閤王公置防閤文姓也帥讀曰率

蠻失其險

州境無寇

蠻無所依阻故不敢爲寇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

爲皇后

嬪毗賓翻

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

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

室皆卑下之

更工衡翻朝直遙翻下遐嫁翻

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

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

以切諫肇聞而惡之

度徒洛翻 惡烏路翻

會匡與太常劉芳議

權量事

魏因議樂併議定 權量量力讓翻

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

競爭也

表肇指鹿爲馬

以肇比 趙高

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

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

處昌呂翻

詔恕死降爲光祿大

夫 八月癸丑竟陵壯公曹景宗卒

初魏主爲京

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爲妃

爲于 偽翻

愉不愛愛妾李氏生

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

捶止 榮翻

愉驕奢貪縱所

爲多不灑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

刺史愉自以年長

長知 兩翻

而勢位不及二弟

二弟清河 王懌廣平

懷王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

愉不勝忿

被皮義翻數所
角翻勝音升

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

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爲壇於

信都之南

魏冀州刺史治信都

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

氏爲皇后漢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

皆疑魏朝有變

謂州鎮在冀州之北者朝直遙翻

定州刺史安樂王

詮具以狀告之

樂音洛詮且緣翻

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

李平爲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

父弟也

從才用翻

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魏京兆王

愉遣使說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斬其使愉遣其將

張靈和擊之爲亮所敗

說式芮翻將即亮翻敗補邁翻

李平軍至經

縣

經縣漢晉屬安平國魏叔志屬鉅鹿郡

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

平營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

蠻兵蓋亦李平所統欲爲

內變而平不動故自定

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南草橋平奮

擊大破之愉脫身走入城平進圍之壬辰安樂王詮

破愉兵於城北

癸巳立皇子績爲南康王魏高

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

勰音協

魏主不聽高肇

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

數所角翻

魏主不之信勰薦其

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

同

冀州與長樂郡同治信都故僧固爲愉所脅樂音洛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

招蠻賊

伊闕以南接于淮汝江沔皆有蠻左

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閭

高祖珍

高祖珍前嘗爲駙防閤時已去官故曰前防閤

希肇提擢構成其事

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

以問暉暉明駟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爲

證帝乃信之戊戌召駟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

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駟妃李氏方產固辭不

赴中使相繼召之

使疏吏翻

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

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

良久稍久也或曰甚久也

更有

使者責駟來遲乃去牛

去羌呂翻

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

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

令各就便安之處消酒毒而息真氣

俄而元珍

引武士齎毒酒而至駟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

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

復扶又翻

駟曰至尊聖明不應

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鑲築之駟

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駟乃飲毒

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

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

號戶刀翻

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

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

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

朝直遙翻喪息浪翻

行路士女皆流

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

肇為尚書令故稱曰令公

由是中外惡之

益甚

為高肇被誅張本惡烏路翻

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

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

騎奇寄翻

李平入信

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遣執愉置

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命鎖送洛陽申以

家人之訓愉魏主弟也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

考異曰魏書及北史愉傳皆云愉每宿止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鑲繫之中飲賞自若畧無愧懼

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見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按愉既敗被執猶畧無愧懼安能慙見魏主

遽感激絕氣而死蓋肇潛使人殺愉因此言給魏主

主耳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

光諫曰李氏方妊刑至剗胎乃桀紂所爲武王數紂之罪曰剗

剔孕婦酷而非灑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

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

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爲表陳

爲于偽翻下爲國同

平從之皆得

免死顯祐之孫也

高祐允之從祖弟魏孝文

濟州刺史高植

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

濟子禮翻帥讀曰率

植不受曰家荷重

恩爲國致效

致效言致身而效死也荷下可翻

乃其常節何敢求賞

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高肇及中

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

此謂叛黨男女合沒

爲官口者惡烏路翻彈徒丹翻

肇奏除平名

除各不得通籍禁門

初顯祖之世

柔然萬餘口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

魏世祖太延二年置

高平鎮是後肅宗正光五年改置原州又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肅宗孝昌中改置靈州宋白曰太和十

年改薄骨律鎮爲沃野鎮降戶江翻

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

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

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

殊俗且別異華戎也朝直遙翻處昌呂翻下河今新

附之戶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

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使寒衣於旣翻南土濕

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

夏殲息廉翻夏戶雅翻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

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

如椿之言濟子禮翻抄楚交翻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

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

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

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趨七喻翻降戶江

寄翻 考異曰田益宗傳詔曰英統馬步七萬邢巒統精騎三萬蓋虛聲耳今從魏帝紀

冬十

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

瓠戶故

異曰梁帝紀作白早生馬仙琕傳作琅邪王司馬慶曾今皆從魏書

自號平北將軍求

救於司州馬仙琕

琕部

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

督秀以荊州刺史督諸

州司州其所統也 仙琕籤求應赴

籤前敘求應赴之事注見

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元年

參佐咸謂宜待臺報

謂宜奏上天臺而待報江左率

謂朝廷爲臺亦謂之天臺

秀曰彼待我以自存

彼謂白 援之宜速

待敕雖舊

謂舊制須待臺敕

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

仙理救早生仙理進頓楚王城

楚王城即楚王戌

遣副將齊

荀兒

將即亮翻作荀仁今從

梁書南北史

以兵二千助守懸瓠

詔以早生爲司州刺史

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內附

詔大舉北伐以始興王憺帥衆入清王茂帥衆向宿豫丁丑白早生與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以早生

爲司州胡遜爲豫州刺史明年正月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雋斬宿豫城主嚴仲寶以城內屬二月丁卯

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內附姓名年月事迹既與魏書參差又徧檢諸列傳皆無其事今並從魏書

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爲尚書左僕射

守式又翻

魏

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

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

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棄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

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將即亮翻下椿將同離力智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雋殺宿豫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降戶江翻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諸

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爲魏堅守爲于蠻帥田益宗帥

羣蠻以附魏

蠻帥所類翻宗帥讀曰率

魏以爲東豫州刺史

魏東豫州

治新息廣陵城領汝南東新蔡新蔡弋陽長陵郡

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

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蠻屢

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與趨

趨同七喻翻少詩沼翻

英至懸瓠輒與蠻共攻之十二月己未

齊苟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

引兵前趨義陽

趨七喻翻

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

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

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

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

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間古覓翻史言高肇專魏賞罰

無章壬申魏東荊州表桓暉之弟叔興前後招撫太

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自是之後蠻左郡縣

不可勝紀矣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案行置之行下孟翻道

元範之子也酈範見一百三十二年卷宋明帝泰始三年是歲柔然佗汗

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佗徒河翻汗音寒可從刊入聲

復扶又翻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前事見上卷五年初高車侯倍窮

奇為嘍噠所殺嘍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在于闐之西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城蓋
王舍城也噉益涉翻噉當割翻又陞葛翻又宅軋翻

執其子彌俄突而棄其衆分散羸魏或犇柔然魏主遣羽

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降戶江翻高車王

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噉噉奉

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

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于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

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

時孟威爲龍驤將軍驤思將翻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

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怖普布翻彌俄突

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

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

使疏

魏主使東城子于亮

報之賜遺甚厚

遺于季翻

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

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

魏收曰魏言彰

制改元建昌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衮冕兼著作郎

高陽許懋請造大裘從之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鄭衆注

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時有司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

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纁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制曰可

上將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

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還宮則鼓吹振作吹昌瑞翻

八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

國山者

國山在義興國山縣隋廢義興郡爲義興縣并國山入焉我朝太平興國元年以太

宗藩邸舊諱改義興爲宜興會工外翻

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

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

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

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

緯于貴翻

舜五載一巡狩春

夏秋冬周徧四嶽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狩至于

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載于亥翻

若爲封禪何其數

也

數所角翻

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

民瀉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夷吾

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

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爲

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

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

之班志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

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伏義封太山

禪云云神農氏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

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

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

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成王封太山禪於社

首皆受命乃得封禪桓公曰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此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

江淮以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

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

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

鴉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秦始皇

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

五代志曰義興舊曰陽羨

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灋然則封禪之

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

好呼到翻

而臣

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魏中山王英至義陽

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

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

東關即武

陽關易以攻翻下勢易同

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

統向西關

五統五統軍之衆西關即平靖關帥讀曰率

以分其兵勢自督

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

軍主胡文超屯松峴先悉薦翻騎奇寄翻峴戶典翻考異曰梁馬仙琕傳云遣馬

廣會超守三關今從魏中山王英傳丙申英至長薄戍戍長薄潰馬廣

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

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冠古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季將即亮翻下同考異

曰英傳作徐超秀今從魏帝紀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

易取易以鼓翻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

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廣峴蓋即黃峴關太子左衛

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

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邵陽之捷叡遷左衛將軍尋為安西長史南郡

太守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塹七

艷翻

衆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

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鮑陽董紹慰勞

叛城鮑陽縣漢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魏屬新蔡郡

孟康曰鮑音紂紅翻隋廢新蔡郡爲縣屬豫州鮑陽之地當在新蔡縣界勞力到翻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

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楊

州爲移魏揚州治壽陽移移文也以易紹及司馬悅首考異曰

苟兒等十人今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紹傳云歸

從司馬悅傳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

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好呼到翻彼此息民豈不善也

因召見賜衣物見賢通翻令舍人周捨慰勞之舍人中書通事舍人

勞乃到翻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

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朝直遙翻好呼到翻

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

問遲直利翻待也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死不讀今

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爲于偽翻凡在民上

豈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

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三月魏荊州刺

史元志將兵七萬寇潯溝潯溝在漢北據梁書吳平侯丙傳破志於潯溝流尸

蓋漢水則潏溝之水南注于漢潏仕山翻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

雍州刺史吳平侯昺納之

降戶江翻雍於用翻昺音丙

綱紀皆以

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

州郡上佐謂之綱紀言其綱紀州郡之事也

昺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

屏蔽不亦善乎

屏必郢翻

乃開樊城受其降命司馬朱思

遠等擊志於潏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志齊之孫也

拓拔齊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四年

夏四月戊申以臨川王宏為

司空加車騎將軍王茂開府儀同三司

騎奇寄翻

丁卯

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降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

蕭寶義卒

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

海王

詳得罪死事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元年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

二黍爲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尚書令高肇等

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

以然云必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

器俟成集議竝呈從其善者詔從之

夫作樂者先定律律起於黃鍾

黃鍾之長以黍審其度黃鍾之侖以黍審其容周禮典同雖曰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以爲樂器然度之長短容之多少未嘗詳言之也冬官考工既出於漢而鳧氏爲鍾但言其廣長圓徑

深厚而索黍之法無聞焉肇請令芳依周禮造樂器未知其何所依也魏收曰太和中詔中書監高潛脩

正音律久未能定間表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律呂鐘磬之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爲鍾

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索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

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測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考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更工衡翻傳直戀翻詁
去書翻
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

十一月己丑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

維摩詰經爲于僞翻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

書侍郎河東裴延雋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

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

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灑座親講大覺凡

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

治直翻伏願經書互覽見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

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

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

陽馮亮有巧思為于偽翻處昌魏主使與河南尹甄

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

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甄之

琛丑林翻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是歲魏宗正

卿元樹來犇賜爵鄴王樹翼之弟也時翼為青冀二

州刺史鎮郁洲水經注胸山東北海久之翼謀舉州

降魏事泄而死元翼來降見上卷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沈約為左光祿大夫右

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

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冒莫北翻下自同唯于癸翻

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爲宜而上終不用

乃求外出又不許徐勉爲之請三司之儀

梁官制有三司

司之儀在開府儀同三司下爲于僞翻

上不許

庚寅新作綠淮塘北

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三月

丙戌魏皇子詡生詡母胡充華臨涇人

充華晉武帝制宋明帝時

以婕妤充華等五職位亞九嬪蕭齊之世位列

父國

珍襲武始伯

隋志金城郡秋道縣後魏置武始郡

充華初選入掖庭同

列以故事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

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

及有娠同列勸去之

娠音身去
羗呂翻

充華不可私自誓曰

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

長丁丈翻今知
兩翻下漸長同

男生身死所

不憾也既而生詔先是魏主頻喪皇子

先悉薦薦翻
喪直浪翻

年

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爲乳保

乳母保
母也

養

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近其
斬翻

己丑上幸國子

學親臨講肄乙未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

從師者皆入學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

四月丁巳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

亦乃方軌二丞

方軌謂並駕也
二丞謂左右丞

可革用士流秉此羣

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

朝直 遙翻

用太學博士劉納

兼殿中都司空灋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

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灋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

宣毅墨曹參軍王顥兼中兵都

宣毅將軍府之墨曹參軍顥魚容翻

竝

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

六月宣城郡吏吳承伯挾

妖術聚衆

妖於 驕翻

癸丑攻郡殺太守朱僧勇轉屠旁縣

閏月己丑承伯踰山奄至吳興東土人素不習兵吏

民恇擾奔散或勸太守蔡搏避之搏不可

恇去王翻 搏慈損翻

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攻之搏帥衆出戰大破

之臨陳斬承伯

帥讀曰率 陳讀曰陣

搏與宗之子也

蔡興宗仕 宋大明泰

始之間以承伯餘黨入新安攻陷黠歛諸縣黠音伊歛書涉

太守謝覽遣兵拒之不勝逃奔會稽臺軍討賊平

之覽淪之子也謝淪仕宋齊之間位要近有清望會工外翻冬十月魏

中山獻武王英卒上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歷貞外

散騎侍郎祖暉奏其父冲之考古灋爲正歷不可改

散悉賣翻騎奇寄翻暉古鄧翻又况晚翻至八年詔太史課新舊二歷新

歷密舊歷踈是歲始行冲之大明歷舊歷何承天歷也新歷祖冲之

歷也冲之上歷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魏劉芳奏所造樂器

及教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吹昌瑞翻乞如前敕

集公卿羣儒議定與舊樂參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

擊拊會節請於來年元會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十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尚書左僕射張

稷自謂功大賞薄

稷以殺齊東昏侯爲功

嘗侍宴樂壽殿

樂音洛

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曰卿兄殺郡守

稷兄瓌殺劉暹事見一百

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守式又翻

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

無名稱

稱尺證翻

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

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須

捋盧括翻須古鬚字通

曰張

公可畏人稷旣懼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爲青冀

二州刺史王珍國亦怨望

王珍國與稷同殺東昏侯其怨望之心與稷同

梁秦二州刺史還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梁書珍國未嘗爲梁秦刺史今從南

史酒後於坐啓云

坐祖卧翻

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驚曰

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

竟不荅坐即散

復扶又翻坐祖卧翻

因此踈退久之除都官尚

書 丁巳魏汾州山胡劉龍駒聚衆反侵擾夏州詔

諫議大夫薛和發東秦汾華夏四州之衆以討之

魏高

祖太和十一年分秦州置華州治華陰領華山登城白水郡又置夏州治統萬領化政闡熙金明代名郡

夏戶雅翻華戶化翻

辛酉上祀明堂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

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

邪音耶莞音管晰之舌考異曰梁帝紀云

三月辛丑按長歷是月丁酉朔而盧昶傳云三月十四夜萬壽等攻掩胸城蓋辛酉也今不日以闕疑又

梁馬仙琕傳及魏帝紀盧昶傳皆云

劉晰而梁帝紀云鄧晰蓋字誤也

胸音

壬戌魏廣陽懿烈王嘉卒

魏徐州刺史盧

昶遣郟城戍副張天惠

秦置郟郡漢改為東海郡魏復置郟郡屬東徐州郟音談

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胸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

遣兵拒之不勝

梁青冀二州治欒州

夏四月文驥等據胸山詔

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

琕部田翻

魏又遣假安南將軍蕭

寶寅假平東將軍天水趙遐將兵據胸山受盧昶節

度

將即亮翻

甲戌魏薛和破劉龍駒悉平其黨表置東

夏州

東夏州領偏城朔方定陽上郡唐之延州魏之東夏州也夏戶雅翻

五月丙辰

魏禁天文學

以國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左僕射充

緒之子也

張緒岱之兄
子善談名理

馬仙琕圍朐山張穆權頓

六里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

數所
角翻

秋魏盧昶上表

請益兵六千米十萬石魏主以兵四千給之冬十一

月己亥魏主詔揚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朐

山之勢

治直
之翻

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城中糧樵

俱竭傅文驥以城降

降戶
江翻

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

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

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魏兵免

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

屬之

欲翻勝音
考異曰魏

帝紀盧昶敗在十一月今從梁帝紀梁紀曰斬馘十
餘萬按盧昶表云此兵九千賊衆四萬求益兵六千

魏主以四千給之安得十餘萬衆蓋梁史爲夸大耳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

衛俱盡

傳張戀翻

至郟城借趙遐節以爲軍威魏主命黃

門侍郎甄琛馳駟鎖昶窮其敗狀

甄之人翻琛丑林翻駟人質翻驛傳

也及趙遐皆免官唯蕭寶寅全軍而歸盧昶之在胸

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胸山蕞爾僻在海

濱卑濕難居

蕞祖外翻

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

死以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

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胸山徒致交

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

左傳吳將伐齊子胥諫曰得志於齊猶獲

石田也無所用之

聞賊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若必如此持此

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

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

游明根事魏太武及

孝文以耆宿見重

馬仙理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

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

將即亮翻

衣於旣翻廝息移翻養養馬者音余亮翻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

其在邊境常單

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

伺相吏翻所攻戰多

捷士卒亦樂爲之用

樂音洛爲于僞翻

魏以甄琛爲河南

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發憤廣置主司

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爲

之

長知兩翻五等散男謂爵爲五等男而居散官者魏書曰魏公侯伯子男有開國有散凡散各降開

國一品非以其居散官而謂之散男也散悉亶翻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

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

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

下材人懷苟且不能督察請取武官八品將軍已下

幹用貞濟者貞濟謂堅貞而濟事也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

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魏官既給俸又

給恤親之祿故謂之俸恤魏分洛陽城中爲六部置六部尉因張平子東京賦經途九軌置經途尉經途

城中之大途也其餘處各置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少詩選下

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自漢以來京師

謂之輦轂下詔曰里正可進至勲品勲品勲官初品也經途從九

品六部尉正九品

洛陽六部尉並置於東漢之時曹操爲洛陽北部尉此其證也從才

用翻諸職中簡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

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是歲

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

此據五代史志按蕭子顯齊志齊有揚南徐豫兗南兗北

徐青冀江廣交越荆巴郢司雍梁秦益寧湘南豫北

二十三州時已廢巴州當以王茂所立宛州足之郡

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

可勝記

勝音魏朝亦然朝直遙上敦睦九族優借

朝士有犯罪者皆屈灋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灋

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

質音致又

質其家屬

而罰作之民旣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

人江南以建康秣陵爲赤縣隋廢秣陵建康併爲江寧縣窘渠隕翻先音軌遮車駕言曰

陛下爲灋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

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所謂寬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灋君子是以

知梁政之亂也以臨川王宏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

空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

書令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廣平王懷進號

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

任怏怏形於言色要任謂尚書令怏於兩翻見者嗤之嗤丑翻尚書

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

業事也以方直爲事

所謂彊作之也作之不已乃成君子

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

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

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

高允事魏世祖以下四朝封懿去燕歸魏以踈慢見黜

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

懲彭城之禍

謂彭城王勰無罪見殺也聞音問

因侍宴謂肇曰天子

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

謂又殺京兆王愉也之幾居依翻

昔王

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

事見漢紀

今君身曲亦恐

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殺衆心懌言於魏

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

朱元晦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封內

山川季氏祭之備也誠以君臣之分分扶宜防微杜漸不可瀆

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

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

矣帝笑而不應夏四月魏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

令飢民就穀燕恒二州及六鎮燕因有翻恒戶登翻乙酉魏

大赦改元延昌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

始不殺其母爲後胡后亂魏張本以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

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瓠以奉太子瓠扶田翻博雅

白瓠瓜屬此黃瓠又一種也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爲帝所信任

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瓠少師十一月

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 初齊太子

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詔選

學士十人修五禮

五禮吉凶軍賓嘉

丹楊尹王儉總之儉卒

卒子恤翻

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胤還東山

胤隱會稽東山

齊器

敕尚書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

軍何佟之掌之

佟徒冬翻

經濟末兵火僅有在者帝即位

佟之啓竇臺之宜

啓之於上審禮局之宜省宜置也

敕使外詳

使外詳議

以聞也

時尚書以爲庶務權輿

毛萇曰權輿始也此言王業創始也

宜俟

隆平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

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

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可即撰次

左傳曰禮經國
家定社稷序人

民利後嗣者也
撰具也述也

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

置

舊學士十人共修五禮
今請分五禮各置學士

舊學士一人令自舉學古

一人相助抄撰

抄楚交
翻錄也

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

請制旨斷決

石渠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
白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四年斷

丁亂

乃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終之總其

事終之卒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暉曼容之子

也

暉古
鄧翻

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

司遵行

己酉臨川王宏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

是歲魏以桓叔興爲南荊州刺史治安昌

漢南陽
郡有安

昌侯國晉泰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治安昌城後義陽移治石城山上因梁希侵逼徙治仁順城隸東荊州而安昌則俗謂之白茅城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二月辛酉以

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右僕射己卯魏高陽王雍

進位太保鬱洲迫近魏境近其其民多私與魏人

交市朐山之亂或陰與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

二州刺史張穆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庚

辰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穆送其首降魏音胸

劬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帝紀作郁州人徐玄明今從梁康絢

傳又絢傳穆死在朐山叛之明年今從魏帝紀按鬱洲即魏遣前南兖州刺史樊魯將赴之將即於是

魏饑民餓死者數萬侍中游肇諫以爲胸山濱海卑

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其地於賊要

近要謂海道之要近謂南近江淮去此閑遠魏圖東南其用兵必於淮漢之間鬱洲介在海

中又非兵衝故曰閑遠以閑遠之兵攻要近之衆不可敵也方

今年飢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

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復遣平西將軍奚康生

將兵逆之復扶又翻未發北兖州刺史康絢遣司馬霍奉

伯討平之梁北兖州當治淮陰絢許縣翻辛巳新作太極殿上

嘗與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約各疏粟事約少上

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帝每集文學之士策經史事羣

臣多引短推長帝乃悅故約退有是言護前者自護其所短不使人在已前忌前者忌人在已前也約少

詩沼翻不讀曰否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治直之翻

上有憾於張穆以其怨望從容與約語及之從千約容翻

曰左僕射出作邊州謂為青冀二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

復扶又翻上以約與穆昏家相為為于偽翻怒曰卿言如此是

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坐如初及還

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踣而首先至地為頓因病夢齊和帝

以劔斷其舌斷丁管翻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

事不由已出上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即

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帝本信釋

氏報應之說謂天可欺也故因赤章之事而怒責約
古人不肯移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雅異於是使疏

吏約益懼閏月乙丑卒卒子恤翻有司謚曰文上曰情懷

不盡曰隱改謚隱侯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

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

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上短牆曰女牆所謂城不沒

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壽陽北山崇曰吾

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

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

尊漢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弱奔走尊止宿隄上吏民爭叩頭救止尊不肯去但憐

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回還吏民咸壯尊之勇節

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

規圖也筏音伐

吾

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

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

絢許縣翻帥讀曰率

謂崇還北

因自稱豫州刺史

自宋以來置豫州於壽陽絢乘水聚民自稱豫州刺史以求梁應援

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

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

崇爵

陳留公故有國侍郎降戶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

比因大水顛獮爲衆所推

比毗至翻

今大計已爾勢不可

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

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

將即亮翻從才用翻

絢戰敗

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

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裴叔業降魏，見一百

四十三卷齊東昏侯之末元二年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

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沈持有方畧，得士

衆心。在壽春十年。天監六年魏主命李崇鎮壽春，至是年才七年耳。至十五年乃徵拜

尚書左僕射適十年史終言之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

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間古又授崇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

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六月癸巳，新作太廟。

秋八月戊午，以臨川王宏爲司空。魏恒肆二州。

地震山鳴

魏世祖真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

踰年不

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是後破六韓拔陵等作亂恒肆以北悉爲盜區此其祥歟

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命太子拜

之光辭不敢當帝不許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

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

面拜謝而出

十三年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齊藉田皆用

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漢儀正月於耕耕日以太牢

先農臣瓚注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與

諸子孫聚歛無厭

歛力贍翻厭於鹽翻

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

主遣中書舍人劉桃符慰勞益宗勞力到翻桃符還啓益

宗侵擾之狀魏主賜詔曰桃符聞卿息魯生在淮南

貪暴此淮南大槩謂淮水之南爲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赴

闕當加任使魯生父未至詔徙益宗爲鎮東將軍濟

州刺史又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帥

衆襲之奄入廣陵此新息之廣陵也濟子禮翻帥讀曰率魯生與其弟

魯賢超秀皆犇關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諸戍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光城等七縣明帝大明中立光城左郡五代志弋陽郡光山縣舊置

光城郡上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爲北豫州刺史

超秀爲定州刺史北司北豫因各人所統之地而授以刺史魏收志定州治蒙籠城領

弋陽汝陰安定新蔡北建寧郡皆蠻郡也水經注
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定州治 三

月魏李世哲擊魯生等破之復置郡戍復扶以益宗

還洛陽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上表稱爲

桃符所讒及言魯生等爲桃符逼逐使叛乞攝桃符

與臣對辯虛實詔不許曰旣經大宥謂已宥其謀叛之罪不容

方更爲獄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

湘東王紀爲武陵王 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驍騎將

軍馬義舒慰諭柔然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魏王足之入寇

也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上命寧州刺史涪人李略禦之涪音浮

許事平用爲益州足退上不用略然望有異謀上殺

之其兄子苗犇魏步兵校尉泰山溘于誕嘗爲益州

主簿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

說式
芮翻

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

將步騎十五萬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豎眼出巴北

巴北巴郡以北也巴西郡梁置北巴州閬中縣梁置北巴郡將即亮翻豎而庾翻梁州刺史

羊祉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

琛出劔閣

甄之人翻
琛丑林翻

乙卯以中護軍元遙爲征南將

軍都督鎮遏梁楚

此梁楚謂古梁楚大界注汝之間也

游肇諫以爲今

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欵

故有征無戰

不因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魏不得淮汝青徐不因裴叔業魏不得壽陽游肇

之言可謂深知
當時疆事者

今之陳計者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

不可全信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虛承浮說而動

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以涪于誕爲驍騎將

軍假李苗龍驤將軍皆領鄉導統軍

以統軍鄉導因
以名官驍堅堯

翻騎奇寄翻驤思
將翻鄉讀曰嚮

魏降人王足陳計

王足來奔見
上卷六年降

下江

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

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

暉居
鄧翻

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

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楊民率二十戶取五丁

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

堰作於鍾離

康絢護堰作而置司於鍾
離率所建翻絢許縣翻

役人及戰士

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

水經注淮水自鍾離縣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巉

石山巉助銜翻杜佑曰浮山堰在濠州城西一百一十二里

依岸築土合脊於中

流魏以前定州刺史楊津爲華州刺史

華戶化翻津椿

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縮尺度特長任事因緣共相進

退

先悉薦翻調徒弔翻下同任事謂任調縮之事者也任音壬因緣謂因緣爲姦進退謂有賂者則進

而爲長無賂者則退而爲短

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

善者賜以杯酒所輸少劣亦爲受之

少詩沼翻爲于僞翻

但無

酒以示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

魏太子

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知之

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

從從才魏主從之命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萬歲門蓋

洛陽宮城之東門

魏御史中尉王顯謂治書侍御史陽固

曰治直之翻

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曰公

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

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之言斂力瞻翻

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